

經濟日報叢書

BJ30/03

胡雪巖

上册

高陽著

書叢報日濟經

胡雪巖上冊

著者 高揚
發行人 王濟日
出版者 經濟日報社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四一八三號

印刷者 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連街四三二號
電話：三七五九五〇

定價 新臺幣伍拾元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初版

印翻珠・權版有

經濟日報出版叢書的話

在全世界工商業發達的國家，都有數不勝數的經濟性雜誌和叢書，也都有一家或一家以上的經濟專業性報紙。

「經濟日報」的創辦，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們覺得這是新聞專業工作者對於百年建國應盡的責任；一方面更是由於國家經濟發展，對於我們產生了一種「徵召」的要求。我們希望能實現兩個抱負：

為國家工業化添動力

為工農商各界作喉舌

實現這兩個抱負的作法是多方面的，從觀念的革新、新知的介紹、現狀的改良作出發點，於發行報紙以外，有許多服務性的工作應該做，出版叢書，便是其中之一。

我們歡迎讀者對本報出版叢書加以指教。

經濟日報 出版書目

- | | |
|----------------|---|
| 自由中國經濟新貌 | 售 |
| 中華民國經濟建設的新境界 | 售 |
| 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新里程 | 售 |
| 中華民國六十年代經濟發展前瞻 | 售 |
| 中華民國企業的和與未來 | 售 |
| 中華街日報手冊 | 售 |
| 為財經改革提建議 | 售 |
| 新年代國內外經濟展望 | 售 |
| 尼克森保衛美元之軼 | 售 |
| 貿易易變與國際貨幣危機 | 售 |
| 美元貶值的影響 | 售 |
| 創造新經濟的關鍵問題 | 售 |
| 新聞新經濟獻言 | 售 |
| 蔣院長六項經濟決策的關注 | 售 |
| 創造開發國家的新中國獻言 | 售 |
| 為自強經濟開新局 | 售 |
-
- | | |
|----------|---|
| 非賣品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一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二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三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四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五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六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七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八 | 售 |
| 本報社論選輯之九 | 售 |

- 經濟日報徵文選輯
- 展望第六期四年經建計劃
- 貿易策略與企業經營
- 經營與管理
- 市場推銷
- 中小企業實務
- 廣告研究
- 中小企業發達的故事
- 中小企業管理實務
- 中小企業經營實例
- 刺激奇蹟的日本人
- 日本的觸子
- 白丁遊笑(上下集)
- 白丁遊笑
- 股園隨筆
- 松下經驗談
- 訪歐攝影
- 認識七十年代的日本
- 值十億美元的頭腦
- 推銷百課

- 工商實務集刊之一
- 工商實務集刊之二
- 工商實務集刊之三
- 工商實務集刊之四
- 工商實務集刊之五
- 工商實務集刊之六
- 工商實務集刊之七
- 黃沙 評
- 吳博全 著
- 白丁 著
- 蔡辰男 著
- 游體毅 譯
- 莊志奇 著
- 陳瑞麟 譯
- 江別無 著

- 長聞選集
- 怪物經商妙法
- 台灣企業現代化
- 防日蝕君發明
- 西洽西區的故事
- 墓子世界
- 快半拍的人（上中下冊）
- 中小企業的今天與明日
- 出口貿易入門
- 稅務與會計
- 經營的指針
- 一條拉繩拉出來的故事
- 出色的女經理
- 家庭預防與慷慨的實務
- 胡雪巖（上中下冊）

高	林	姚	徐	顏	林	楊	姚	施	余	李	邱	光
武	錫	宏	錫	錫	建	宏	為	為	例	子	創	創
治	生	志	生	華	國	志	民	民	民	繼	壽	遠
著	著	著	著	著	譯	著	著	著	著	著	譯	著

楔子

在清朝咸豐七年，英商麥加利銀行設分行於上海以前，全國金融事業，爲兩個集團所掌握；商業上的術語稱爲「幫」，北方是山西幫，南方是甯紹幫；所業雖同，其名則異，大致前者稱爲「票號」，後者稱是「錢莊」。

山西幫又分爲祁、太、平三幫，祁縣、太谷、平遙；而始創票號者，爲平遙人雷履泰。他最初受雇於同縣李姓，在天津主持一家顏料鋪，招牌叫做「日昇昌」，其時大約在乾隆末年。日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營業日盛，聲譽日起，連四川都知道這塊「金字招牌」；因爲雷履泰經常入川採購銅絲等等顏料，信用極好。

四川與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攜帶大批現金，不但麻煩，而且有風險。於是雷履泰創行滙兌法；由日昇昌收銀出票，憑票到指定地點的聯號兌取現銀。當然，滙兌要收滙費，名爲「滙水」；滙水並無定額，是根據三個因素計算出來的：第一、路途的遠近，遠則貴，近則廉。第二、銀根的鬆緊，大致由小地方滙到大地方來得便宜，由大地方滙到小地方來得貴，因爲地方大則銀根鬆，地方小則銀根緊；如某處缺乏現金，而有待兌的滙票，則此時有客戶交滙，正好濟急

，反有倒過來貼補客戶滙費的。

最後是計算銀錠的成色銀錠的大小，通常分爲三種，最大的五十兩，爲了便於雙手攜帶，做成兩頭翹起的馬蹄式，即所謂「元寶」，而出於各省藩庫的，稱爲「官寶」；其次是中錠，重十兩，有元寶形的，稱爲「小元寶」，但通常都做成秤錘式；最小的或三兩、或五兩，通稱「銀銀」。再就是碎銀，輕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製，如江浙稱爲「元絲」，底凹上凸，以便蓋置。但不管任何形狀、大小；銀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滙時核算扣足。

由於滙兌憑票兌銀，所以叫做「票號」。早先運送現銀的方法，如果不是隨身攜帶，就得交鏢局保送；費用大，麻煩多，走得慢，而且還有風險，萬一被劫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鏢局雖然照賠，但總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號一出，請教走鏢英雄好漢的人就少了。

早期的票號，多爲大商號兼營的副業，到咸豐初年，始有大量專營的票號出現。但票號的勢力不得越長江而南，因爲江南的錢莊，爲保護本身的利益，一方面仿照票號的成例，開辦滙兌業務；一方面力拒票號的侵入。至於票號除滙兌以外，以後亦經營存款及放款；所以票號與錢莊的業務，由於彼此仿效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祇是在規模上，錢莊遜於票號而已。

錢莊業多爲甯紹幫所經營，而鎮江幫有後來居上之勢。但在同治到光緒初年，全國最大的一家錢莊，規模凌駕票號而上之；同時他的主人亦不屬於甯紹幫，是爲當時金融業中的一個特例。

這家錢莊的字號叫「阜康」；它的主人是杭州人。

一

有個福州人，名叫王有齡，他的父親是候補道，分發浙江；在杭州一住數年，沒有奉委過甚麼好差使。老病侵尋，心情抑鬱，死在異鄉。身後沒有留下多少錢，運靈柩回福州，要好一筆盤纏；而且家鄉也沒有甚麼可以倚靠的親友，王有齡就祇好奉母寄居在異地了。

境况不好，而且舉目無親，王有齡混得很不成樣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裏窮泡；一壺「龍井」泡成白開水還捨不得走，中午四個制錢買兩個燒餅，算是一頓。

三十歲的人，潦倒落拓，無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還大，經常兩眼朝天，那就越發沒有人愛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王有齡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雙四面八方都照顧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張常開的笑容，而且爲人「四海」，所以人緣極好。不過，王有齡跟他祇是點頭之交，也識不透他的身份；有時很闊氣，有時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總是衣衫光鮮！像這初夏的天氣，一件細白夏布長衫，漿洗得極其挺括；裏面是紡縐小褂袴；腳上白竹布的襪子，玄色真緞的雙襟鞋，跟王有齡身上那件打過補釘的青布長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說是「公子哥

兒」了。

他倒是有意結交王有齡，王有齡却以白癩形穢，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別多，小胡跟王有齡「拼桌」；他去下了兩盤象棋，笑嘻嘻走回來說：「王有齡，走，走，我請你去『擺一碗』。」擺一碗是杭州的鄉談，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對酌一番。

「謝謝。不必破費。」

「自有入請客。你看！」他打開手巾包，裏面有頭二兩碎銀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盤『雙車錯』；第二盤『馬後砲』；第三盤，小卒『逼宮』，殺得路斷人稀。不然，我還要贏。」

爲了盛情難却，王有齡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馬吳山第一峯」的吳山；挑了個可以眺望萬家燈火的空曠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閒談。

酒到半酣，閒話也說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聲音說：「王有齡，我有句話，老早想問你了。我看你不是沒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點『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貴之相，何以一天到晚『辦』茶店？」

王有齡搖搖頭，拈了塊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餅，慢慢咬着；雙眼望着遠處，是那種說不出來的茫然落寞。

「叫我說甚麼？」王有齡轉過臉來盯着小胡，彷彿要跟他吵架似地，「做生意要本錢，做官也要本錢，沒本錢說甚麼？」

「做官？」小胡大爲詫異，「怎麼做法？你同我一樣，連『學』都沒有『進』過，是個白丁

。那裏來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嗎？」

小胡默然。心裏有些看不起王有齡——捐官的情形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做生意發了財，富而不貴，美中不足，捐個功名好提高身價，像揚州的鹽商，個個都是花幾千兩銀子捐來的道台，那一來便可以與地方官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則就不算「縉紳先生」，有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話。

再有一種，本是官員家的子弟，書也讀得不錯，就是運氣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孫山，年紀大了，家計也艱窘了，總得想個謀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這條路，改行也無從改起，祇好賣田賣地，拜託親友，湊一筆去捐個官做。像王有齡這樣，年紀還輕，應該刻苦用功，從正途上去巴結；不此之圖，而況又窮得衣食不週，却癡心妄想去捐班，豈不是沒出息？

王有齡看出他心裏的意思，有幾杯酒在肚裏，便不似平時那麼沉着了，「小胡！」他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過一個『鹽大使』。」

小胡最機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決非假話，隨即笑道：「嗨！失敬，失敬，原來是王老爺。一直連名帶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齡苦笑道，「說句實話，除非是你，別人面前我再也不說；說了反惹人恥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莊重的神態問道，「不過，有一層我不明白，既然你是鹽大使；我們浙江沿海有好幾十個鹽場，爲甚麼不給你補缺？」

「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祇是指一個虛銜，憑一張吏部所發的「執照」，取得某一類官員的資格；如果要補缺，必得到吏部報到，稱為「投供」；然後抽籤分發到某一省候補。王有齡尚未「投供」，那裏談得到補缺？

講完這些捐官補缺的程序，王有齡又說：「我所說的要『本錢』，就是進京投供的盤纏。如果境況再寬裕些，我還想『改捐』。」

「改捐個甚麼『班子』？」

「改捐個知縣。鹽大使正八品，知縣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錢。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麼呢？」

「鹽大使祇管鹽場，出息倒也不錯，不過沒有意思。知縣雖小，一縣的父母官，能殺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業。」

這兩句話使得小胡肅然起敬，把剛才看不起他的那點感想，一掃而空了。

「再說，知縣到底是正印官；不比鹽大使，說起來總是佐雜，又是捐班的佐雜，到處做『磕頭蟲』，與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對，對！」小胡不斷點頭；「那末，這一來，你要多少『本錢』才夠呢？」

「總得五百兩銀子。」

「噢！」小胡沒有再接口，王有齡也不再提，五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小胡不見得會有，就

有也不見得肯借。

兩人各有心事，吃悶酒無味，天也黑上來了，王有齡推杯告辭，小胡也不留他，只說：「明天下午，我仍舊在這裏等你，你來！」

「有事嗎？」王有齡微感詫異，「何不此刻就說？」

「我有點小事託你，此刻還沒有想停當。還是明天下午再談。你一定要來，我在這裏坐等，不見不散。」

看他如此叮囑，王有齡也就答應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約而至，不見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幾文錢，對王有齡來說，是一種浪費；於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過去。城隍山上有好幾座廟，廟前有耍把戲的，打拳賣膏藥的，擺象棋攤的，不花錢而可以消磨時光的地方多得很；他這裏立一會，那面看一看，到紅日啣山，方始走回原處，依舊不見小胡。

是「不見不散」的死約會。王有齡頓感進退兩難，不等是自己失約；要等，天色已暮，晚飯尚無着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頓一頓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語：明天見着小胡，非說他幾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幾步，聽見後面有人在叫：「王有齡，王有齡！」

轉身一看，正是小胡；手裏拿着手巾包，跑得氣喘吁吁，滿臉是汗。見着了他的面，王有齡的氣消了一半，問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對不起，對不起！」小胡欣慰地笑着，「總算還好，耽遲不耽錯。來

，來，坐下來再說。」

王有齡也不知道他這話是甚麼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一副設在樹下的座頭，泡了兩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地，目送着經過的行人，手裏緊捏住那個手巾包。

「小胡！」王有齡忍不住問了：「你說有事託我，快說吧！」

「你打開來看，不要給人看見。」他低聲地說；把手巾包遞了給王有齡。

他避開行人，悄悄啓視，裏面是一疊銀票，還有些碎銀子，約莫有十幾兩。

「怎麼回事？」

「這就是你做官的本錢。」

王有齡楞住了，一下子心裏發酸，眼眶發熱，儘力忍住眼淚，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却不知怎麼說才好。

「你最好點一點數。其中有一張三百兩的，是京城裏『大德恆』的票子；認票不認人，你要當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換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號』，一路上通行無阻。」小胡又說：「如果不為換票子，我早就來了。」

這時王有齡才想出來一句話：「小胡，你爲什麼待我這麼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心裏說不出的難過，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覺。」

「唉！」王有齡畢竟忍不住了，兩行熱淚，牽連不斷。

「何必，何必？這不是大丈夫氣概！」

這句話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勵；王有齡收拾涕淚，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絕大的恩惠，却是對他的名氏、身世，一無所知，豈不荒唐？

於是他微有窘色地問道：「小胡，還沒有請教台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巖，你呢，你的大號叫甚麼？」

「我叫雪軒。」

「雪軒、雪巖！」胡雪巖自己唸了兩遍，撫掌笑道：「好極了，聲音很近——好像一個人。」

你叫我雪巖，我叫你雪軒。」

「是，是！雪巖，我還要請教你，府上——？」

這是問他的家世，胡雪巖笑笑不肯多說：「守一點薄產過日子，沒有甚麼談頭。雪軒，我問你，你幾時動身？」

「我不敢耽擱。把舍間略略安排一番，總在三、五日內就動身。如果一切順利，年底就可以回來。雪巖，我一定要走路子，分發到浙江來；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極了。」胡雪巖的「好極了」，已成口頭禪，「後天我們仍舊在這裏會面，我給你饒行」。

「我一定來。」

到了第三天，王有齡午飯剛過，就來赴約。他穿了估衣舖買的真羅長衫，亮紗馬褂，手裏拿

一柄「舒蓮記」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天黑不見胡雪巖的縱影，尋亦沒處尋，祇好再等。

天氣熱了，城隍山上來品茗納涼的，絡繹不絕；王有齡日迎目送着每一個行人，把脖子都擺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巖。

夜深客散，茶店收攤子，這下才把王有齡攆走。他已經雇好了船，無法不走；第二天五更時分上船，竟不能與胡雪巖見一面話別。

x

x

x

在王有齡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變化；巡撫常大淳調湖北；雲南巡撫黃宗漢改調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稱「藩司」，老百姓尊稱為「藩台」的旗人椿壽署理。

黃宗漢字壽臣，福建晉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這一榜人才濟濟，科運甚隆，那年——咸豐二年，當到巡撫的就有三個，廣東葉名琛、江西張芾，當到二品大員的有何桂清、呂賢基、彭蘊章、羅倬衍，還有杭州的許乃釗；與他老兄許乃普，都當內閣學士。

這黃宗漢據說是個很能幹的人，但是關於他的操守與治家，批評極壞。到任以後，傳說他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椿壽沒有賣他的帳，於是多事了。

其時漕運正在改變辦法。因為海禁已開，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楊的戰亂；所以江蘇的蘇、松、太各屬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椿壽既為藩司，又署理巡撫，責無旁貸，當然要親自料理這件公事。

漕運的漕，原來就是以舟運穀的意思。多少年來都是河運——先是黃河，後來是運河；而運河又有多少次的變遷興作，直到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于成龍先後開「中河」，歷時千餘年的運河，才算大功告成。

這條南起杭州，北抵京師，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全長兩千多里的水道，為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不幸的是，黃河的情況，越來越壞，有些地方，河底積淤，高過人家屋脊，全靠兩面堤防約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而運河受黃河的累，在嘉慶末年，幾乎也成了「絕症」。於是道光初年有海運之議。

在嘉慶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著有一篇「海運兩漕議」，條分縷析，斷言「一舉而衆善備」；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撫調江蘇，銳意革新，消除鹽、漕兩事的積弊，齊彥槐的建議，才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在上海設立「海運總局」，他親自雇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沙船」一千艘；名為「三不像」的海船幾十艘，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省時省費，米質受損極微。承運的船商，運漕而北，回程運豆——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還「賞給頂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歡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復河運。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他們不願意革新！